

道涯拾穗

游李點傳師口述
魏瓊娥 整理

上天慈悲渡原人
恩及三曹救殘靈
有緣幸遇師出世
蒙師指點醒迷津

感謝 天恩師德，前人們的慈悲厚愛，教導栽培，引保師的渡化及同修道親們的鼓勵成全，不盡感激，永銘心田，後學小小一介凡夫，能得聞上天密傳，無上妙道，實三生有幸，亦晃如夢中，後學是民國十六年出生於基隆市郊外的一個小村落——大武崙，世代務農

，接受日本國民小學教育，課餘之暇，必需幫忙家務，但對學業從不懈怠，國小畢業後，為謀一技之長，拜師學習裁縫，二十歲結婚，育有一男二女，外子是位公務員，收入微薄，要養活一家大小，頗為拮据，所以替人縫製衣服以補貼家用，也因此引發引保師渡後學求道之契機。

回想三十八年前，即民國四十七年的九月，鄰居張太太（陳春，張發點傳師的夫人；

也是張凱東點傳師的母親），拿著一塊花布來找後學幫她縫製拜墊罩子，當時心中不免納悶，普通人家作這種東西幹什麼？於是好奇地問她，張太太直截了當地回答：「要拜拜用的。」我說：「廟裏就有拜墊了，何必自己做呢？」接著她回答的是我聽不懂的理由，她說：「現在天時已經轉變，廟裏頭沒有真道存在，要在自己家中安設中堂拜拜，才能得平安脫劫數……，我家已經開設一



△游李點傳師於忠恕學院基隆分部一年級期中法會賜導。

間中堂，就是少拜墊單，才請妳做。」聽她這一番話，我則在好奇之外又添上恐懼和懷疑，恐懼的是，在日據時代，日本政府爲了同化台灣人，要台灣老百姓改變固有的民俗習慣，例如：過新年要過西曆元旦，而不是我國傳統的農曆春節，不准貼春聯，蒸年糕拜拜，

改用日本麻薯，神案中央要放置日本式的神社，拜天照大神，寺廟內不得敲打唸佛，不可燒金紙，要台灣人學習日本精神，更企圖廢掉中華文化思想，不能讀漢文，姓名要改成日本的姓名：等，聽張太太這麼一講，聯想到會不會又像日據時代那種慘劇重演？懷疑的是，普通家庭怎能設中堂？只有寺廟才能供奉神，佛給善男信

心想，自己自幼體弱多病，又爲家庭操勞，常生煩惱無明，雖非重大疾病，卻經年感覺這裏不對，那裏不適的，在求醫無效後，也曾到處求神問卜，仍不見起色，張太太講的到底是何方神聖？如此神通高明，拜拜就會好起來，實在半信半疑，但繼之一想，試試又何妨？也就應允她。

女膜拜，否則就是鸞堂才有可能在住宅中開設，暗地裏懷疑張太太大概也是設鸞堂給人問神的吧！可是管人家那麼多幹嗎？反正自己也不是什麼教徒，少有機會到廟裏燒香，致於有道，沒有道又有什麼要緊的，只要安分守己，該不會有什麼災劫吧！就不再追問下去。但是藉著做拜墊單的緣故，張太太來找過幾回，看我常鬧病痛，就說：「我帶妳去拜拜，身體自然就會好起來。」後學

十月初五，正是後學的求道日，也是新壇主陳太太（已是親家母，媳婦的母親）開壇日，辦道後並宴請道親，後學隨著張太太前往，行禮如儀後留下用餐，回家後家人問：「到那裏拜拜？拜什麼神？」後學思索了一下，今天到底拜些什麼？才發現忘了的是講不出來，不能講的更講不出來，大半是迷迷糊糊、懵懵懂懂地，只記得那些口令、動作從來沒聽過、看過，搞不清楚究竟拜什麼？不過那一頓豐盛的素食

大餐，卻是有生以來頭一次嚐到這麼好吃的素菜，教人永難忘懷，所以興沖沖的說：「就在附近不遠的地方，花了二十塊錢，吃了一頓上等素菜料理。」就衝著這一頓佳餚，外子和三個小孩，及小姑夫婦也求道了。

前世與佛結善緣

今生自然良機現

求道動機無定論

勤學精進信心堅

小姑丈，蔡先生（蔡榮泰點傳師）爲了一飽口福，反而找張太太，表示有拜拜時一定要找他去，而他也不想獨享，於是十月二十一日，張太太請示了點傳師，通知中堂再次辦道，沒想到素食大餐卻落空了，因爲也不是新開壇，但是從此種下後學求知勤習的種子。求道後不久，有一天朋友問我是否跟張太太去拜拜了，我說有，朋友說：「她真誠心，全

家都清口了。」我不懂什麼叫清口，朋友解釋就是吃素，當時後學怔了一下，後悔拜這個跟一般寺廟拜法又不一樣也就罷了，怎麼還得吃素，真是太麻煩，心中的不悅，雖然沒有說出口，卻表現在臉上，朋友見狀安慰道：「不是要妳立刻吃素，現在不吃也沒關係，只要聽道理，道理聽久了，妳自然就會吃。」再一次鈎起後學

不懂的地方，就請教懂的人，碰到有認識漢字的老先生，趕緊請教字音字意，想想那一份學習的熱忱，至今仍未稍減，只嘆自己記性差，學得快，也忘得快。

的好奇心，是什麼道理有這麼大的能耐，叫人自然吃素不吃魚肉，莫非邪術？感覺越來越糊塗，也越想一探究竟，於是主動要求引師帶後學去聽道理，不管是白天晚上都好，剛開始聽講勸善、因果循環，求道的好處：，覺得真好，別人怎麼那麼行、那麼明理，自己又怎麼這麼愚笨，加上不識國字，比較深奧的經典道理就不甚理解，所以又下定決心，要邊聽邊學字，於是開始作筆記，

感謝所有前輩大德們的成全，例如：貢寮吳綱點傳師講的因果報應的事蹟；雙溪林聰明前人講的寒山、拾得的故事；更看到一位年輕小姐也吃素，她的理由是：「我是個歹命人，早吃素才能早好命。」我的命也沒多好呀！基隆的楊雪老點傳師，算是娘家的鄰居，與家母熟識，得知家母，已由後學引入道門，非常高興的問：「妳清口了沒？」「沒有！」她不相信地說：「哦！真的，還沒吃素就會渡娘家人拜拜？」心想難道沒吃素渡人和有吃素渡人不一樣嗎？我儘量每天早晚都到中堂參加燒香，有一回壇主說：「點傳師有交待



△民國五十一年，游李點傳師領天命，左為陳田老點傳師。

，如果有吃素的人，可以學插香。」怎麼！連插個香都得有吃素的才能學，那沒吃素能學到什麼？怪不得人家說大道之奧妙無窮，但是後學卻因未清口，才會似懂非懂，總之以上種種是促使後學素食的起因，就在距離求道不到半年時間下

定決心素食啦。

改腸換肚不造因

一心不二感天恩

修道本是分內事

自知自覺合天心

自從素食之後，不再提起病痛的事，所以親家母（小姑的婆婆）發現到說：「最近都沒聽阿姪說身體不舒服，看來求道還真的有效哩！」其實不是沒有不舒服，只是不說出來罷了！以前身體稍有感覺不好就看醫生吃藥，後學在基隆省立醫院的病歷表有一寸厚，大概除了小兒科之外，其他的科都光顧過，現在不去看醫生了，把省下來的醫藥費，買供果到中堂拜拜，素食半年之後，不知不覺中整個體質都改變了，原來一到冬天手腳都是冰冷的，夏天反而發熱，晚上從沒有好睡過，但吃素之後這些情形漸漸消除，冬天裏不管是辦

道、聽道、講道再晚，棉被一蓋腳就溫暖起來，並且一覺到天亮，體重也從三十八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。

真正感謝上天再造之恩，前人們慈悲成全，愛護照顧後學無微不至，林華前人三、五天就蒞臨寒舍，講解一些當初張老前人、袁前人從大陸帶來的聖訓，證明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講推背圖、黃河決堤碑文、太上感應篇、孔子得道記；等，有關道劫並降的印證，啓發後學的信心，也講修道考磨的事蹟，當時只把它當成故事聽，不覺得害怕，也從沒想到自己會不會碰上，所謂傻人有傻福，若會害怕，大概就與道無緣了。

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四日，陳田老點傳師提拔後學領天命，算算距離求道還不滿四週年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但是

自覺什麼都不懂，只曉得跟隨前人、點傳師們，四處辦道、講三寶，而所謂道務則一知半解，領命前，陳老點傳師特別安排由陳太太帶領後學晉見老

前人，陳太太對老前人府上較熟悉，而後學是第一次晉見老前人，心中真是忐忑不安，中午老前人留我們一起用餐，老前人真是慈悲的長者，頻頻夾菜給大家，把菜堆得高高的一碗，又時近中秋，蒙老前人贈予月餅，真是受寵若驚，卻笨拙得不知如何回禮對應，不過真正害怕的還是領命這樁事，至少有三天睡不著覺，老想著自己又窮又無才能，而受領點傳之命，可以說是真正擔當起代天宣化，替天行道的先鋒，憑後學僅是個弱小女子，能夠擔負得起這樣的重責大任嗎？領命要立二十條愿，其實求道的十條大愿都還沒進行哩！再

加上二十條，怎麼了得？最主要的是無功無德，怎敢受此大任？但師命難違，感謝上天垂慈，後學就在那種煩惱，惶恐的心境下任領天命。

天設科期選賢良

有福有慧明正宗

緣淺福薄考不中

自退自縮自掩藏

領命之後也是道場受到官考最嚴厲的時候，道親們經不起外間的議論誹謗，隱的隱，退的退，刑事組調後學夫妻去訊問，派出所管區警察更是常到寒舍巡查，但因都是上班時來，正巧後學也上班去了，所以從未碰過面，後來警察乾脆就在戶口調查的記錄上註明，此人是「行蹤不明」，大概事隔十年之後，才被外子發現，問其：「此人都住家中，怎麼寫她行蹤不明呢？」警察卻說，因為上一任的人留下來的，

就是如此。可是十年來不知已更換幾任了！磨考也是上天的旨意，目的在去蕪存菁。雖然人人都是老中的皇胎原佛子，卻也有不少的愚痴眾生，若非根緣深厚，真是一考便倒，就像有位已求道的同事，也跟著起哄說：「一貫道是裸體拜拜的」，後學很驚訝的問：「你不是已經求過道？難道你有這麼做嗎？」那知他卻答：「初入道門的不用，聽說要到相當的程度才要。」後學鄭重地告誡他：「你真笨，一貫道傳的是正念、正信、正行的真天命大道，你的想法實在荒謬。不要跟著亂講，徒造口業。」雖然傳道的工作因為種種阻礙而困難重重，但是後學的內心卻十分堅定，自信自己沒走錯路，道確實是人生的正途，性命的泉源，不可不傳承下去。」

回想當年成全道親的情景



△游李點傳師之全家福。

，就像說故事一樣，渡人好比推銷貨品，要看顧客的臉色；成全好像與人乞討一般，得隨主人歡喜，早期地方道務都是各地方自行運作，道親散居各處，再遠也得去開班成全，大部分是利用晚上時間。三十年前的交通主幹是火車、公車，

班次有限，去的時候可以提早出門，但畢班之後時間就難控制了，像去台北爲了趕搭回基隆的火車，經常是衝到月台，火車正好開動，趕緊抓住車門扶手，順勢跳上車梯，明知道這麼做是相當危險的，可是這班不搭上，下一班還得等一個鐘頭十分鐘哩，好在那時還年輕。又如松山林壇主處，離松山火車站，步行三十分鐘，但要經過墳場，不經過繞路的話要走一個多鐘頭，墳場到了晚上當然陰森恐怖，但是爲了節省時間，也顧不得許多，倒也不會遇到什麼意外的事。再說四腳亭、暖暖一帶，都是農地，只有稀稀落落的幾戶人家，冬天是天寒地凍的，莊稼人又早睡，雖已事先約定日期時間，有時也會遇上這種情況，來到開班地點，卻見關門閉戶，敲開門，主人睡眼惺忪的說：「天氣這麼冷，以爲你們不會

來了，我們早就睡覺了，也沒去招呼別人來聽道理，班就不要開了！」一陣錯愕之後，也只有踏上田埂打道回府。其實成全渡化的工作是甘、苦參半的，甘的是看到道親們能夠明理精進，虔心修道，苦的也是道親們不明白大道的珍貴，而沈迷於凡情俗世之中，至於自身遭遇到人或事的挫折，倒不會計較過，求道至今將屆滿四十年，今事已非昔比，交通不再是成全工作上的難題，尤其老前人慈悲英明，推展道務整合，不再南北奔波，官考已成過去，更受到政府當局的肯定，成全方式已從個別成全，進入集體成全，後學榮幸參與忠恕學院基隆分部，不斷地向年輕學長們學習，仍然慚愧沒有多大進步，唯一尚可安慰的是，能夠齊家修道，子女們還懂得向道勤學，這都是天恩師德的加被。